



南村輟耕錄卷之九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

九折堂山田
氏圖書之記



天台陶宗儀九成

御史五常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
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
御史某日訪其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
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
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也使我今
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為御史不可
人理吏報服而退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比先消吉啓倉於青龍方殿房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 國家初無定制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耳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浸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棉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搗粉

水調灌大妙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用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意

喜

設

線

馮公士啓夢弼嘗言為八蕃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公差抵一站日吳莫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綿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以

一無以字

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為亦閉目揺手不答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尔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公問此為何物死敢言曰馬噴精也馬線方言曰官人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

正月十九日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為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拜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金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為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齊魯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二月至隱所召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圈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策謀素和恩素玄田練萬衆以身人之

洽

冲

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
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祐獲
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
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
猶懼有闕且夫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
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度政而三九之位未見
其人訪聞立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洛聞探賾窮理道
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岩谷
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
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

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
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
官劉仲祿偕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
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
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
斯可矣今者聊設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
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小願哉故茲
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
燕欲俟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
請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立處機近奉 宣旨遠召不

情

十一任之

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平生太拙學道無成
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
顧自傷哀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令者
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 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
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仙窟海不忍相違且
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燕閭 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
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頃洞天氣
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 皇帝所則
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為難事遂
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

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
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 皇帝早下寬大
之詔詳其可否燕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
得其名顏色顛頽形容枯槁伏望 聖裁龍見年三月
日奏十月曷刺回復奉 勅育曰 成吉思皇帝勅真
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喻三子德重
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
遠兩朝晏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
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沙於沙磧書章來上喜
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

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皆寔
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
畧駢車徒重念雲軒既敷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
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州
途之雖闊瞻凡杖以非遙爰於采章可明朕意秋暑師
比平安好自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
城壬午三月過鉄門閔四月達行在所時 上在雪山
之陽舍館定入 見 上勞曰它國徵聘皆不應今遠
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 御幄之
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

燎虛前帝延問至道真人大畧答以節慾保躬天道必
生惡報以尚無為清淨之理 上說命在史書諸策癸
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太宗師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
月至燕八月奉 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 特改太極
為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
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
蟠溪集鳴道集西遊記風雲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
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
顏將異一言以為福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鉄
拄杖於窓戶墻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辭悟

曰尔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勢然也吾不尔毀尔將
無以圖厥終今毀矣尔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
尔與尔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
吁真人真之道哉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
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連營地亦滅微據有其地每
秦夏之交群蠅聒耳糧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師張度
微與村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板
池中戒之曰汝掘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漢書太液池中鳧雁子亦滿元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

簷簷穿荷葉菱花骨雁兒又新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
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素號
殘忍乃拘其妻妻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
之求食於西湖以貨納官鬼妾鬼馬不肯輩群趨焉艤
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
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艤頭強歌舞玉壺美
酒不須憂魚腹熊蟠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鴦
寒愁日莫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
子孫有為唱者人之報施一何捷也

義與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下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金井當得鼎鼎殊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尔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賣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斬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鑿其所藏鑿深窖以理之彝亦在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恠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毀掘獨此彝獲存俗語以不潔為塵糟按霍去病傳塵壘泉闌下注世俗謂若死殺人為塵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游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凋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逼即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規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脩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拒慶元奉旨

武作永

精一作情

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督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為號日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手鮮飲醲酣咏叫嘯以為娛樂雖在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武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叅謀為慎官日經歷日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猜禍吏為瓜牙又自統軍三千日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惟以鈞

駐

距致財為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它拜頰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刺擊軍東関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台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鉄槌搗殺之初甚秘守閣軍自相謂先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叅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上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三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卧病左飲

殺其妻子
不若殺此瞎
賊

藥得少汗尚氏潰困頓左右扶翼擐甲上馬還營軍於
江橋圍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
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為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
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
女為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
中拜與二子磨滅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目罵
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今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
中翼中殺之中辭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
義膽照映天地入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之柱
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既已斬

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既
而軍民為君持服為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
自効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矢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
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五日有星大如栝椀紅光
燭天墜鎮粵門化為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
先矣至是果驗云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君子路行三軍之間夫邁里古思受任云初殊有古
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
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己之過有以釀成此

可

禡與微中則老母稚子亦皆死上之內美原其忠君
愛民之心炳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哥
為國大臣坐鎮四者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
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
結小醜作為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去民心之所以不
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當國步艱難之日
既不思消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其
害忠良為先務謂之無罪得手故其妻妾子女遭罹熱
辱實自取之尚復何憐哉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
娑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
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
法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
為後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音韻目大小篆分隸真
草以至外化著書及國朝蒙古新字廢不收錄題曰
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侍制聘先
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游省平音康里子山
公巉巉時來訪一日語及声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

一本注四字作
此喉音也有
音無字六字

用可喉暗精字為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其
一音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賦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
此二字亦奇

張邦其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
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
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
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体狀美
人容色之姝麗又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
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

詠屨

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味屨
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
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管娘纖麗善
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
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繞脚今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
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錫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
月長新因宵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
知札脚自五代而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
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耻也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五後至元間本

處寇起掠其里里婦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
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五有姿色欲先汙之三五給衣
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以長竿
然鈎後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五之父帶廣舟
次上流屍逆流附父舟擗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
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五一婦人耳寧死
不辱出於天性宜其具爽不昧如此

韃韃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父之發起如荀上
豐下徐鱗甲櫛比筋脉聯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鎖陽
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

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晒乾以充藥貨功力
百倍於從容也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

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譁浪調笑不為無補於名教卦辭

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

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時義大矣哉

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

象曰出門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鉄輓彖曰傳于鉄

輓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屬無咎彖曰終日
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摸稜吉象曰摸稜之吉以隨時

卷中卷下

潘

以从得

音

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
 爵天下擲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
 又謂自宋末即有非滿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
 衛作吝卦以配之曰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為象曰吝
 鄙吝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
 居當吝於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吝於周急莫恤其貧
 也悔亡无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
 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
 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
 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直象曰吝其財

斯致

務至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
 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无尤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
 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來吝
 於酒食弗克歡无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
 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於
 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
 於內吝於教子弗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
 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也近扶風馬文壁琬
 又作論卦曰論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
 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論或庶幾也終凶論不

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
曰麗口掉舌論君子以求名干祿初九論于同朋無咎
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畧施于民吉象曰九二
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論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論
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亦實以娛彼
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
高論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論受
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
六萃論下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萃論取怒殺之何過也
右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東
上
挈

乃
云一存無

廣海采珠之人懸絙于要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
工人繫出之葬于龜鼃蛟龍之獲者此比有焉有司名
曰烏蛋戶蛋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放免時敬公威
卿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
府抄具烏蛋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它省官曰中
書咨文武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申明舊典庶不害及
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
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鷄鳴為士夜半為

中平日作日

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哺時為僕日映為臺
隅中日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
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區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
皂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
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費檄時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一

天台陶宗儀九成

王思善得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為志好學
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構李樂居仲廣寓思善之東
里教授余從求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
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馬真先生即便作
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
作文以華之尔後愈復託交於其尊人日華畢遂與思
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中吳顧周道達緒如開葭蓋造
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仰且得人之

南村輟耕錄

言

神氣嘗授余秘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寫像秘訣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數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調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

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吾所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臙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燕支則三朱能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燕支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

點粉薄罩煇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潤加減用又不可
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張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品相微
起有摺便矣

口唇上燕支慕

鼻色紅燕支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蘇檀水幹

髮色墨者依髮髮清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其檀
造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燕支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燕支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撥絹則先
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

紅用銀朱燕支合○肉紅用粉為主入燕支合○杏

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茶綠入螺青合

檀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綠是○

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用粉入京

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空處黃合○鴉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主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主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葉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燕支合○露褐用粉入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為主入漆綠煙墨標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葱白褐用

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五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鮫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穉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燕支合○雅青用蘇青觀螺青墨○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蒲菊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白紅為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隱紅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香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

底紫之樣。○水獺檀用粉土黃合。○牙笏用好粉一

點土黃。○皂鞮用煙墨標。○拓木交樹。○粉檀

子土黃。○金絲板同上。○不入墨。○紫燕用三

青燕支合。○其餘不能一一備載。在對初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

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紅油綠漆綠黃丹

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脂黃槐花削粉石榴

顆綿燕支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燕支合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

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問其

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

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為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

遊和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造藥於鄭曰此助陽

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閹宦然竟以此

終其身漫書為後人戒

應之紹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

居授徒又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

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為道士住持紫虛觀

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

兒

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詣問九月四日又自紫虛問疾
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璠之女就
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
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
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恠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
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
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
州城隍司牒為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究屈未
伸今發陳喜時應傑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
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答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

綠狀

其

其

而應才之婢也為其妻妒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
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
彼時不為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
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綠其罪上皆歷
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為之解釋則尚
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
同寓興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才
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
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
某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仍躬禱岳祠

翼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
昨日亦得疾與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憤憤莫
知所以然至揚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它而之紹氣
已絕矣時建德郡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翼日遂行
不知往訃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為各
曰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
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
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

客

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嘗有此立
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為也言之再子弟從母曰
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
於元拾處候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
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傷觀之
人奇令分取為賞失主斬曰我元三十定今纔一半安
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辭實
又暗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
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
賜豈毋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

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采那者杭城東常元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
某郡官所采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
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常元氏家不
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采
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
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毋固弗知若免主毋死
我當悉與將軍不奈寇允解主婦縛采那乃探金銀珠
玉幣帛等散至堂下寇爭奪竟又欲犯采那身采那持
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它姓主况汝賊乎

置

寇竊異捨而去采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
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
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唐寒江人後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為

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祕呪故尔矧感即俗所謂萬

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凡

戊安西父母遣問訊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

護法論號州闕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

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遠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

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莫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

籍

那

照一作點

者

餅一也

盡居士張商英撰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
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
解飼之事毋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為壽忽見
北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皆以為孝行所感士大夫遂
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禹存一篇最可膾炙口
南風吹南枝一白照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
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入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
首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
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餅寄交航

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世謂有疾口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雷雪大如掌頃刻
積深尺許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
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
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
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
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為之隄黑平生
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
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讖與

大

平一併并
廣上互傳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声漢書袁盎傳不以親為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此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平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做為之事見因詒錄

今之人宅與遷居者隣里醜金治具過主人飲謂曰煖屋或曰煖房三達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温州監郡其一女及笄未入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度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領事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賚佳果啖我我答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為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定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為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

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
頽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頽謂畫工曰世
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頽納為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
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畫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
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頽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
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
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
其父遺頽劍劍繞及頽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
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頽今疑妾妾
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觀其障惟添一孩子皆

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
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今人謂駟僮者為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
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為其里
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臣妹諱惠淨以
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
因於紹熙四年十月附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頽色如
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
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為異余聞漢

廣川王去疾致魏王子且渠家無棺槨有石床牀下悉是雲母床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髮髮亦如生人此恐是雲母之功今此婦生日距今百七十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有何邪

平江在城峨眉橋葉刺者門首簷下有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墜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縋一縋俾其取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皇恐繫索于要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躰已僵木如死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籠次下燭彷彿見若有窟空者向之

交斗明 葉葉頃仿以貧衣食人下救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苗岩州一樹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為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長尚少汝之子若女總八九歲耳奚以依頭我尚木娶寧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知有日以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所以我之色我又能貳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紗痛而昌然行且死孃死亦

在旦夕我身無所恃將終必死於亂寒我今買汝與人
 孀言且哉蓋執不容已特復李何以在亡家非若父
 母膝下比母仍如是婦疑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
 時能以危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
 母語意抱母而號引灌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
 與之行路亦為之墮涕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以贈錢
 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
 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
 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
 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也相別垂泣而

準

說

素子

篇

改史記帝紀三

毳布西胡毳布

藏魚藏魚也

猓糖後漢顯宗紀

毛席後漢

竹萌說文

南威橄欖也

木蜜表也

脂炬燭也

調香和香也

父馬記平姓書

香物夢書曰夢得香

清室表也

令草宜男

竹練竹布也

練香和香也

石蜜櫻桃也

雜腹合香也

竹胎說文

毛布褐也

獵碣石助載記

玉窪酒器也

浹日從甲至甲斤十日也周礼天官

浹辰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傳成九年

丹若石榴也西陽雜俎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云

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鏹刺齋肉將入口門外有

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

無覓金鏹處時一小婢在廁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

終無認辭竟至墮命歲餘名匠者整屋掃瓦斲積垢忽

一物落石上有声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鏹也與朽骨二

物同墜亦其所以必是偷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備不及

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為後人鑒也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為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鄰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背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為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

自漸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沉于水，亦可憐也。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兵泚米航，湊集籍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空齋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兩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偽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曆曰明時，由淮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澀讀
之往往誅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
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悅嘗為解釋
今不復有偶得涇陽趙仁舉字伯昂箋注本句分字析
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云有未解者
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入為讀記曰絳即東雍
知雍為守夫理所○真參所今實沈分知紛氣畜雨河
潤○有陶喜異遺風餘思知魏晉韓魏之相剝削○世

說提其土田士人。令無磽如交雜擾。宜得地形
 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最隈不可居。州地或自有
 興嚴屬上州字或人因得附為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
 與平與聲益後心耗物害時與平與聲自將失敦窮華。終
 披夷不可知。陣細音縹縹音孤顛。阿細音屈細音加細音下細音
 切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至苞大池派。橫破
 旁。潭甲癸次。木腔瀑三天。餘細音屈細音延玉沫珠
 子午梁貫亭曰回連。虹蜺雄雌。穹鞠細音蜃細音蟻細音蟻細音
 礙礙切偃偃切懸島音派音也。音淹淹委委音派音靡音緹音半音嶺音蘿音薈音
 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

緣一作綠

柏

回一作面
作珠

寢醉寢醉切遂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備各立
 萬力千氣。底音菽音菽音。蔬匿地。努有腦口牙快抗
 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鬚。黃帶於元纍纍
 切追珠。丹珀音錦音纈音。身刀囊音檣音緇音加音白豹玄斑
 飲距。堂音睥音。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合音齋音
 曰槐。有椽音肩音墟音器音護音。對音鬱音蔭音後音願音。渠決決緣池
 西直南折廡音址音。可宴可衙。又東塞渠曰望月音。擁音列音
 又東塞窮角池。研雲曰根。有柏音蒼音官音青音土音。擁列
 與槐朋友。嶢音嶢音陰音洽音色音。北俯渠。憧憧來。刮
 級回西。巽隅音作音間音。黃原映天。汾水鈎帶。白

導一作道

言謂。行旦良間。遠聞青紫。近接臺井。間點畫。蔡
 ○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雨相露雨雪。所為去聲放生
 收歛賦歌詩。正東曰倉塘。躡瀕西漭望。瑤翻碧
 漱。光文切錢。黎深撓撓。收窮。正北曰風隄
 ○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從計挨力計蛟塘
 ○銜渠歆池。南橋楹。景怪燭。蛟龍鈎牽。寶龜
 靈靈一音。文文章章。陰飲合聲。念感。可
 煙漬。謁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治。可會脫
 赤熱。西北曰鼇。蛭音原。開呼來。諸。虛明茫
 茫。鬼眼瀕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鷺。信

○一作博

土一作士

湖池豪渠。憎乖憐圍。正西曰白瀆。蒼鳩外深。
 黎。素文雪舞百俱。水翠披。擲擲切。千幅。迎
 西引束土長崖。狹橫埽音。日卯酉作。或樵途
 隄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
 詭婉照。絢化。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
 前。陣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
 谿。水引古。自源三十里。巖高。槽絕。寶墉
 ○為其作池溝沿渠湊激。黯濕絃出。汨汨音。穉物街
 街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
 將。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嚴

通又主句可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
 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容尚往往有指可創起
 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音補建者。
 池由於湯。及當作者雅文安。如辨雅裴裴裝裝土築臺為
 拒。幾平附於污宮。水本於正平。病井涵生物
 瘠。引古。沃漑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
 於河渠則可。為附於污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
 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亦註解者不著姓
 名。所分句讀與前畧有不同。處併附于此。絳。即東雍
 為守理所。作一世說。土田。士人。宜。得地形。

△自將失敦窮華△啤緬孤顛△跣屈玄武△守居○
 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作一潭中△祭
 次木脛作一暴三犬餘作一子午梁△虹蜺雄雌窘鞠
 覩作一沙靡綬△南來軒井△陣△左畫虎搏立△
 萬力千氣底嚴作一堯匿地△電火△雷風△右胡人
 △翳△黃帶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過
 △緇△白豹玄班△飢距掌脾作一有槐負護對作一
 鬱陰△渠泱泱△緣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妓△與
 槐朋友△巽隅間△白言謁行△且良間△遠岡青榮
 △迄△可四時合其士△觀雲△風△霜△露△雨△

雪△所為發庄收劔△正東曰蒼塘蹲瀕西隣望△

瑤翻碧漱△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觀北回股

帑帶挨蹴墉△南楯楹△景怪燭△蛟龍釣亭△煙

漬霽聚△開台儲△虛明茫茫△提鵬△繫鷺△唧唧

千幅△迎西引東△日卯酉樵途鳴徑幽委○蟲鳥聲

○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

前牌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鑿高槽

街術△畦町阡陌△池溝沼渠瀑湲△

句旁陰遠映△錦繡交果枝香碗△麗絕地郡

其高亭沼址之地△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

由於場及者雅文安△誅△病并油△生物瘠

△引古沃澗△人便幾附於河渠

△寺觀削木為簷置圓中名曰廟堂北史齊文宣王嘗

酒深決肆行狂暴雖以揚情為相使進廟壽然則陪所

進者豈即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声韻書初更切

間也雜也次也圓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

史記本舍公傳登奉射從王之廟踞廁見之注如淳曰

廁音則謂林邊據沐視之一云溷廁也廁林邊側漢書

注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仲馮曰廁當以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夫
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園而見之然漢文居
灞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常昭曰高岸決水為廁即
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為義又郢都傳賈
姬如廁有野蕪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非是
溷園它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
偃註偃屣廁也屏廁則以偃浚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坎
坎隸人溫廁寒廁萬石君傳津取親中褰廁踰身自澣
酒法孟康曰廁行清愉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
張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
召樊噲等及如廁

鏡栢人曰禪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

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

郭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炷沈慶之夢園簿入

廁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崩墳盟孔

惺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園矣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

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

因投禮道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褻以空漉靜慧散

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

真作高木

事一化星

塵一你庶

麗將結數緣為妻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往訪焉。秀
 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誤之。疏曰。京師第
 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唱咏道德五千言。公案抽
 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真風。指雲間問前
 緣。福地一跳身。絕離了百戲棚中圈子。双擺手。便作箇
 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事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
 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生死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
 空慾海。脩持行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
 頭釵。合歡帶。生紐做塵皮袋。空非空。色非色。即色是空。
 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

地一位里
衣尔丸下
弓情

可地草屨麻衣。匾皂條銷金帳。冷落菴。養丹炉。消磨
 算人性。半世連枝帶葉。其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豈除根。
 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煙霞外。逍遙伴侶。担多少塵
 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
 債。一筆都勾。試問它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
 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
 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著眼。怕烏飛兔走。急回
 頭。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
 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及管是前生有分。
 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邊。一炷

香從此謂黃廷消赤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
 醉白雲鄉。皓齒細要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宣揚老
 子經文。幾科打諢不離機鋒。課背擦牙長存道眼。燒夜
 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
 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為仙館。靜戲房翻
 作道房。幽淨洗燕支。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
 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臺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
 城山冊立了新王母。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鉗鉗百
 鍊不回。萬夫莫敵。疇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
 今頓悟三生。青眼人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莫雨

臺一四堂

了心下

莫化雞

卻觀

王

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
 壺中境界。肯在巖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
 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
 倍見。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
 必親。仗玉磬金鐘。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近傳誦。以資
 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厚德
 君子有間矣。而其惟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文真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介以賢行稱。一日
 有獻馬鞭於馬者。鞭內暗藏一鐵筒。拔取之。則得王
 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

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為王慤亟遠之

秦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

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肖辭母歸惟弟與母

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妻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

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為孝行所感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

匠人程限稽違案具申請引決羅曰吾聞良新娶若責

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節不測繫焉姑置勿問

後或帝化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

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誰以鞭朴立威為務

哀哉

諺云三代士宦學不得著衣與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

呂仲實先生思誠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

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徇王

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

不准合依律校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歐人者案議云

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

事皆過人遠甚而靡潔不汙家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

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攜布袍質米於人

厚母遊

正官仁

善者

政事

往作從

廉

質米

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辨屨慰老妻何
必更躊躇甌中有醋堪燒菜羹裏裏無錢莫買魚不敢
為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
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
秦皇山脚橫截波濤占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
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智登傳載中其書夜二
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
巳巳午午卯卯一假輪此晝候則初一日午未初二日
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

漢東宣伯聚先生昭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
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
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只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
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
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
而頓就欵束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
物怒不洩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
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它江之可同也原其
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
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

一作水
一在作生陰

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魄消於朏魄而大小准焉月為陰精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綿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豪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

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梅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互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為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騫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意

云此說傳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候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千夫長李其成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鹽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為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於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卑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

卒外聞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岩州一獄卒某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歎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為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總八九歲耳莫以依頤我尚不娶寧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以汝之死必我之色我必能或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命行且死孀死亦

在旦夕我身無所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
 孀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它人家非若父
 母膝下比母仍如是嬌癡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
 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
 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襦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
 與之行路亦為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
 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
 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
 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
 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

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
 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
 異失色為具棺斂就葬而死所之側山下又為申達上
 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
 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烈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
 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特從樂

軸印

裝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韶亂之歲見育宮中嘗觀先后

閱書法數袖將榻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

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宗時所

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

待

其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
 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畫否答
 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官禁不嚴
 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畫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
 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
 廷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效寶特時
 呼辭稷鄭憤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各稱上者登
 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藥云是
 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
 云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藥作特健樂恐是鈔梓者

之誤耳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
 詞只恐它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
 詞種得海柑纒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

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

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為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

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

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

又聞步履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

張道入

乞求

吳甚驚恠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宅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晉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

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資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毒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給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不訣閉門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抗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步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家恩府特拔數日後乃產妾母子二人沒齒

術

言

寶法

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抗便過鬼眼所觸顧以
 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
 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指錢若干以報之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
 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
 法王西天佛子大
 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